

第六章 他鄉遇故知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躺在香噴噴的**，手指下意識地在光滑的網麵上撫摩，範閑還在消化先前父親所說的話。雖然他知道來京都後一定會碰見一些麻煩的事情，但確實沒有想到事情會如此麻煩。

他剛才離開前本來準備問一下父親，四年前柳氏派人來毒殺自己的事情，但轉念一想，高門大族裏的肮髒事，或許有很多都隱藏在那種脂粉之下，自己如果想要強行撕開，那也沒有什麼用處。畢竟在先前的交談中，他能感覺到這位初次見麵的父親，對自己猶有幾分真感情。

看來當初將自己送往澹州，是因為害死母親的仇人還在京都的關係。

想到這裏，他的唇角浮起一絲苦笑自己真的要那個病重的女子結婚？此時看來，倒是自己在對那姓林的小姑娘用詭計心思。

好象真是一個很可憐的小姑娘。

他決定找機會去看看那位林家小姐，做了這個決定，他的目光複又落在隨意擱在牆角的那個狹長的箱子上，有些好奇，那把鑰匙會在什麼地方。

真氣緩緩流淌，因為旅途而停止了數十天的修練，又悄無聲息地開始了。在進入冥想前的那一刻，範閑想到初初見麵的父親，心中湧起無數的疑問。

當範閑第一次在京都範宅裏輾轉反側時，司南伯範建也在書房裏發呆。這是十六年來，他第一次看見範閑，看到那張幹淨漂亮的臉龐，範建陷入某種回憶之中，久久無法自拔，嘴裏喃喃道：“小葉子，你的孩子已經長大了，果然和你當年一樣，年紀小小，卻像是知道所有的事情...陳萍萍還是反對他來京都，所以我趁他休假的時候，把閑兒喚回京都，有人保證過，葉家的產業一定能回到他的手裏...”

燈光耀在中年人肅正的麵容上，他輕聲說道：“放心吧，在慶國之內，還沒有誰敢傷害他。”

天光透過雲影鋪灑而下，時亮時黯，道路兩旁的老樹抽出新枝，在風中輕輕搖晃。已是暮春時節，山腳湖泊裏小荷初展容顏，碧嫩一片。

範府的馬車在道路上緩緩前行，前後跟隨著護衛，看上去頗有幾分聲勢。

車廂裏卻很是安靜，範閑半閉著眼睛，若若正小心地剝去枇杷的薄皮，然後將微微酸甜的果肉送到哥哥唇邊。

範閑張開嘴，一口吞下，酸的他連忙咽了幾口口水。

範思轍滿臉不可思議、驚恐地望著這一幕自己這位十五歲的姐姐，棋琴書畫無一不精，在京都上層社會中大有才名，一向眼高於頂，如冰山不化，讓無數才子貴人哀聲歎氣居然...居然會如此小意服侍那個叫範閑的家夥，居然會親手剝枇杷給他吃！

範若若根本不知道自己望著兄長滿臉崇拜的神色，已經一絲不漏地落在了弟弟的眼中。她隻是下意識裏想讓兄長舒服一些，因為她認為兄長這十幾年來澹州邊地，想來是很吃了些苦的，這次好不容易入京，卻馬上要娶那位林家小姐在小姑娘眼中，這世上原是沒有哪家女子是能真正配得上自己哥哥的，更何況林小姐如今身體又是那般模樣。

雖然如今在京都裏，範家大小姐的才名早已遠播四方，但在她自己心中，自己還是那個在澹州別府，聽鬼故事的小丫頭。隻有她一個人知道，自己的哥哥胸腹中自有萬篇詩書，至於信中托辭的什麼曹公、蘇翁...範若若想到這裏，微微一笑，看著麵前的哥哥，心想明明你才氣縱橫，為什麼卻不肯讓自己告訴別人呢？

範閑也很享受兄妹溫暖的感覺，半閉著眼睛，也知道妹妹早就猜出石頭記之類的文章是自己“寫”的，隻是在思考另外一些問題。

京都範府的情形與自己入京前的預料有所出入，至少柳氏看來從四年前那件事情裏得到了某種程度的教訓，所以

現在很安份。而那個傳聞中異常蠻橫的紈袴弟弟，似乎也很服若若的管教，也沒有讓自己特別受不了的地方。

家庭還是蠻幸福的嘛。

...

範思轍此時好奇地看著範閑的臉，他承認這個異母兄長比自己長的好看許多，但是他心裏依然強烈地認為，範家，隻有自己才是正牌的少爺，麵前這位，隻是個外人罷了。

可是想到自己的姐姐，那位一向清淡如菊的姐姐，自己一向無比佩服的姐姐居然如此崇拜範閑，範思轍有些納悶，心想，莫非這個叫範閑的，真的有了很大的了不起的地方？

“這條街上還沒有人敢惹我。”驕傲的範思轍看著麵前這個比自己大四歲的家夥，傲氣十足說道：“你才來京裏，我帶著你玩兩天。”

範閑懶懶地半靠在軟軟的墊子上，聽見這話噗哧一聲笑了出來。他本來是想讓妹妹帶著自己去看看京都的風光，怎麼也料不到，範思轍這個“弟弟”居然不請自到，而且非要賴在馬車上。

“喂，我說小家夥，為什麼一定要跟著我們。”他問範思轍。

範思轍嚷嚷道：“別叫什麼小家夥，我才是範家的正牌少爺。”

範閑奇道：“你不覺得你這麼叫嚷，會顯得自己很沒水準嗎？就算你怕我爭你的家產，也應該玩些陰的才對...”他摸摸弟弟的腦袋，微笑繼續說道：“還是和你媽多學學。”

範思轍看著這張漂亮麵容上的微羞笑容，不知怎的，卻無緣無故害怕起來，身子往後一縮，躲到範若若身後，心想這個家夥也太古怪了些，怎麼說話如此肆無忌憚。

說話間，馬車來到京都一處熱鬧所在，此時正是午時，街上行人不少，道路兩側的酒樓開門迎客，吆喝聲並著飯菜的香氣入簾而來，誘得範思轍嚷嚷著要吃飯。

藤子京進酒樓去訂位子，範思轍和範若若在幾個護衛的保護下，去街邊的食攤買麵人兒。範閑卻半蹲著，在酒樓下方看著那些廊柱上的紋飾嘖嘖稱奇，這些紋飾筆法華麗，點金塗彩，炫彩異常，和自己前世在書上看到的完全不一樣。

兩個護衛離他有段距離，暗中看著四周。

正此時，一個穿著普通的中年婦女抱著嬰兒，像做賊一樣地磨蹭了過來，壓低了聲音問道：“要書嗎？都是八處沒有審核通過的。”

這個場景讓範閑覺得很熟悉、很溫暖、很感動，很有家的感覺。他抬起頭來，柔情無限問道：“是日本的還是西片？”

...

(一天三章，嘿，別說，還真對得起累這個字兒，旁的不說了，認真寫著，諸位多收藏多投票。)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